

贪得者虽富亦贫，知足者虽贫亦富。

“气节如白玉，投泥岂能污”。人处于逆境时，要忍得住痛苦的煎熬，在被命运冷落时，要耐得住寂寞、孤独。因为人生不会总风平浪静，恶流险滩随处可见，如果一旦听任环境的摆布，很容易就会变节俗的。而生活的强者，却能坦然面对种种挫折，固守节操，决不与世沉浮。

“渴不盗饮泉水，热不息恶木荫”。时穷节乃见一垂青。有一位和尚逼到逆境时便说：“身虽下贱，但胜于畜生；家虽贫寒，还是优于饿鬼；心虽不如意，但远胜于地狱之苦”。而且，只有“忍”人之所不能忍，“耐”人之所不能耐，方可成就一番事业来。正如孟子所说：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”。这都是真的，人啊，得意时信心百倍，遇挫时，什么都有不知道了，信念没了，主见分析问题连透明度都找不到了，甚至连心底深处所留下的德性都有变了。记住“利欲不可沉溺，只有所向便是欲”。人不能过去时于贪求身外之物，一旦欲望过剩就会迷失本性，以至陷入可怕中而不能自拔，人若坚心忍性，视黄金如粪土，富贵如浮云。

人生不是一种享乐，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。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理想和人生价值观，人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，经受住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，只有百折不挠，在恶劣环境下磨炼自己的意志，才可能成就非凡的业绩。

历史上经过艰苦磨炼而成就大事的比比皆是，舜是耕夫，傅奕是匠役，胶鬲是商贩，管仲是罪犯，孙叔敖是隐士，百里奚是奴隶。他们出身不同经历迥异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来自社会下层，饱经困厄折磨，最后从苦境中崛起，承担了安邦治国的大任，施展了平生的抱负。

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一旦动了富贵之心，难免就移了青云之志。所以“人只一念贪私”。便“英雄气短了”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一念之差，私心顿起，就会使人毁尽一生的清名，将自己埋在了金钱里。

圣人之心浑然天理，虽处困极而休亦不无在焉，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。漠然无所动于也，也就是人的欲壑难填，从来都是“得寸进尺，得陇望蜀”，一但物欲得不到满足，就会生出种种妄想，以至心乱神迷。人所贪的是财，有了钱财，灾祸也就随之而生，知智慧的人不贪财，也不追随灾祸。灾祸的含意是庸人难分辨的。也分两种：“因祸得福，违道降祸”。两者天地之别，如果谁能把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颠倒，甚至加季或减季就证明宇宙规律能改变。不管是谁，违了道，降了灾，黄金亿吨也难买。钱能救人，同样也害人。冬季别穿衣，看下场是什么；夏季穿棉衣，看你受得了？时空运行何时，人就要结合时空节拍，违者和冬穿单，夏穿棉又有何异呢？道理非常简单，“越是真理越明了”而很多人被“金山阵”陷进去了，忘师父之言。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此言虽有些过分，但也道出师徒之间存在非比一般人可以比的情谊，具有不同寻常的人生价值。

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既然从师者，能得到如此多的收益，那么“

师者”也的确与人之“父”无大异了。

明朝抗清英雄史可法，一介书生时，便被御史左光斗慧眼提拔，淳淳教诲，使之成为一代名将，史可法对恩师更是崇敬信至，感恩戴德，不管军务多么繁忙，也要抽身到老师府上问候，亲自照料老人的饮食起居，并对师母行父母大礼。这种尊师孝父的精神应值得现在的人们效法呀。如同一面洁镜，照亮历史，再照此时啊。